

侯故第在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可想見風烈予始命卧龍寺僧慧璉爲侯創祠且繪其像以慰國人之思而紀其大畧使復有文中子者觀之當以予言爲然隆興甲申日南至右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知夔州軍州提舉學士兼管内勸農事充夔州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安撫司事賜紫金魚袋張震謹記

諸葛武侯廟記

張 栻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爲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皇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建立基本率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碑記

卷

星集五

侯當此時間關百爲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一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明所能逆睹誦其所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竟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奮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日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胃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

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爲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顧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發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不宏毅若侯者所謂宏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者耶侯旣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上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蒸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碑記

卑

星集五
X66文

水出縣境經石鼓山之左會於湘江則其廟食於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萬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刑獄鄭君思泰知衡州趙君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棧爲記棧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彩猶存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思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爲有益蓋非淺也惟棧不敏不足以推本侯曾中所存萬一則愧且懼焉

移建武侯祠記

王十朋